

世界

名人

散文

精选

百花

版社

精品散文

游记篇

胡沙岸■主编

天涯孤旅



游
记

天涯集

精
品
散
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散文精选 / 胡沙岸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 - 80647 - 633 - 4

I. 世…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806 号

世界名人散文精选

主编:胡沙岸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印务公司(燕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80 万字

印 张:40

ISBN 7 - 80647 - 633 - 4/I · 386

定价:60.00 元(每册定价 15.00 元)

目 录

鸟的天堂	〔中国〕巴金(1)
绿	〔中国〕朱自清(4)
济南的冬天	〔中国〕老舍(6)
海上的日出	〔中国〕巴金(8)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国〕余秋雨(9)
林鸟	〔法国〕赫德逊(28)
清洁的精神	〔中国〕张承志(32)
觅渡,觅渡,渡何处?	〔中国〕梁衡(44)
巩乃斯的马	〔中国〕周涛(50)
六骏踪迹	〔中国〕杨闻宇(56)
珍珠鸟	〔中国〕冯骥才(61)
愁乡石	〔中国〕张晓风(63)
失去的森林	〔中国〕许达然(67)
安塞腰鼓	〔中国〕刘成章(71)
家乡的小桥	〔中国〕陈早春(74)
土囊吟	〔中国〕王充闾(78)
紫藤萝瀑布	〔中国〕宗璞(85)
春风	〔中国〕林斤澜(87)
黄山小记	〔中国〕菡子(89)
松坊溪的冬天	〔中国〕郭风(93)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中国〕冯牧(96)

天山景物记	[中国]碧野(101)
长江三日	[中国]刘白羽(108)
古都礼赞	[日本]东山魁夷(116)
在中国的屏风·幕启	[英国]毛姆(124)
密西西比河风光	[法国]夏多布里昂(126)
美洲之夜	[法国]夏多布里昂(128)
塞纳河岸的早晨	[法国]法朗士(130)
从阿尔卑斯山归来	[法国]都德(132)
一个夏日的描述	[英国]亨特(134)
金字塔	[法国]内尔瓦尔(137)
社稷坛抒情	[中国]秦牧(139)
枯叶蝴蝶	[中国]徐迟(145)
雨前	[中国]何其芳(147)
幽径悲剧	[中国]季羨林(149)
巷	[中国]柯灵(153)
松树的风格	[中国]陶铸(155)
雨中登泰山	[中国]李健吾(158)
山水	[中国]李广田(163)
在赣江上	[中国]冯至(167)
北游漫笔	[中国]叶灵凤(171)
采蒲台的苇	[中国]孙犁(177)
秋海棠	[中国]何其芳(179)
古树	[中国]黄裳(181)
彩蝶树	[中国]秦牧(183)
牵牛花	[中国]叶圣陶(185)
孤崖一枝花	[中国]林语堂(187)
杨柳	[中国]丰子恺(188)
秃的梧桐	[中国]苏雪林(191)

野草	〔中国〕夏衍(193)
多情的雨	〔中国〕彦火(195)
一个树木的家庭	〔法国〕列那尔(197)
夏日芳草	〔英国〕杰弗理(198)
树木	〔瑞士〕黑塞(201)
草莓	〔波兰〕伊瓦什凯维奇(203)
森林的墓地	〔前苏联〕普里什文(205)
巨木之死	〔美国〕苏珊娜(207)
玫瑰树根	〔智利〕米斯特拉尔(209)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智利〕普拉多(211)
山百合	〔日本〕德富芦花(214)
杂木林	〔日本〕德富芦花(217)
栗	〔日本〕德富芦花(218)
一片树叶	〔日本〕东山魁夷(219)
四季抒情	〔中国〕徐成森(221)
雪夜	〔法国〕莫泊桑(223)
初雪	〔英国〕普里斯特莱(225)
暴风雨	〔意大利〕拉法埃莱(228)
三问	〔中国〕双翼(230)
瀑布与石头	〔中国〕许达然(234)
黄昏	〔中国〕何其芳(236)
星	〔中国〕阿垅(238)
月	〔中国〕巴金(240)
大自然的礼赞	〔中国〕李长之(241)
溪水	〔中国〕苏雪林(244)
红海上的一幕	〔中国〕孙福熙(246)
浪之歌	〔黎巴嫩〕纪伯伦(248)
伟大的渴望	〔黎巴嫩〕纪伯伦(249)

月的恩惠	[法国] 波特莱尔 (250)
鸟与人	[埃及] 哈基姆 (252)
枣核能帮尖底罐	[埃及] 曼苏尔 (255)
废墟	[印度] 辛赫 (257)
孟加拉风光, 西来达	[印度] 泰戈尔 (264)
赏红叶	[日本] 阿川弘之 (266)
鲤鱼	[日本] 井伏鱒二 (270)
我的伊豆	[日本] 川端康成 (275)
兔子	[日本] 志贺直哉 (278)
旷野	[日本] 石川啄木 (28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中国] 俞平伯 (285)
内蒙访古	[中国] 翦伯赞 (29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中国] 朱自清 (307)

鸟的天堂

〔中国〕巴金

我们在陈的小学校里吃了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在山头，在树梢。

“我们划船去！”陈提议说。我们正站在学校门前池子旁边看山景。

“好，”别的朋友高兴地接口说。

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很快地就到了河边。那里有一个茅草搭的水阁。穿过水阁，在河边两棵大树下我们找到了几只小船。

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一个朋友解开绳子，拿起竹竿一拨，船缓缓地动了，向河中间流去。

三个朋友划着船，我和叶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

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那里就是朋友叶的家乡。

河面很宽，白茫茫的水上没有波浪。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

在一个地方河面窄了。一簇簇的绿叶伸到水面来。树叶绿得可爱。这是许多棵茂盛的榕树，但是我看不出树干在什么地方。

我说许多棵榕树的时候，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棵榕树，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

棵。我见过不少的大榕树,但是像这样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着数不清的桠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进了泥土里。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上一样。

现在正是枝叶繁茂的时节(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而且有许多落下来了)。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只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柱。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道。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

在河边田畔的小径里有几棵荔枝树。绿叶丛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子。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去。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在小径旁边,船停了,我们都跳上了岸。

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从树上抛下几枝带叶的荔枝,我同陈和叶三个人站在树下接。等到他们下地以后,我们大家一面吃荔枝,一面走回船上去。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陈的小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个“鸟的天堂”。

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指,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树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我注意地看。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看清楚这只,又看漏了那只,看见了那只,第三只又飞走了。一只画眉飞了出来,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又飞进树林,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它的歌声真好听。

“走罢。”叶催我道。

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我还回过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我有一点留恋。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

“鸟的天堂”的确是小鸟的天堂啊!



绿

(中国)朱自清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

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济南的冬天

〔中国〕老舍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①，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底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的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的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罢？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罢？”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②还希望别的呢！

① 作者曾在伦敦东方学校任教五年，始回国任齐鲁大学教授。

② 为甚么。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罢，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罢，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①，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画的罢。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藻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罢，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罢，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① 当以笔墨渲染而成，不用彩色勾勒。

海上的日出

(中国)巴金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层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国〕余秋雨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满清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

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觐,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武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放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